

# 2025年过半，文学书卖不动了？

“图书市场已入暗夜。”2025年已过去一半，不少出版人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近日的两份数据更是直观。据北京开卷7月6日消息，今年图书零售市场二季度各月码洋同比增长率均为负增长，5月和6月码洋同比降幅均超过10%；7月7日，中金易云也发布报告：2025年上半年度图书市场同比2024年上半年度下降9.64%，动销品种数和动销新品数也同步下滑，降幅在4%左右。

而在图书零售市场普遍遇冷的情况下，一向小众的文学类图书尤显艰难。“前所未有的困境。”久读书人创始人、总经理黄育海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文学图书市场今年至少下滑了10%，“这种趋势不改变的话，百分之二三十的出版机构关门都不足为奇。”一位从业近二十年的文学出版人赵文（化名）也表示，文学新书今年上半年的销售可以用“很糟糕”来形容。

## 出版困境在哪里？

被问及今年上半年有哪些文学图书“卖得好”，出版人们几乎只能在一本书上达成共识，那就是90后写作者刘楚昕获得漓江文学奖虚构奖的《泥潭》。这本书在线上开启预售，上市8小时销量破5万册，首日售出10万册，8天售出30万册，截至7月3日累计销量40万册。

赵文感叹：“今年上半年，在顶流作家之外，文学新书卖得最好的肯定就是《泥潭》了。但这是偶发性的、爆发性的现象，而非市场常规表现。”

在黄育海看来，造成出版机

构困境的关键在于，近一两年整个图书市场的价格秩序被破坏了。“出版方被网络平台、新媒体渠道压榨得透不过气。现在的新书，刚刚上市就卖5折，加上促销不断，不仅仅是‘423’‘618’‘双11’，几乎天天都在打折。最后，出版方的结账折扣都只有二几折、三几折，没有利润空间，只能压缩新书出版的规模。”他透露，三年以前，九久每年的新书品种大约有700种，但是现在一年只有200种左右。

那么，价格不是越低越好吗？之前曾有网络平台工作人员表示：“低价造福读者。”

“这话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当价格体系低至不合理，最终受损最大的还是读者。”黄育海说，现在出版方往往需要以书价的三五折给渠道平台供货。假设一本书标价100元，出版方只能拿到35元。而这35元里——大约10元交付印制成本，10元交付作者版税（若是引进出版，还有5元交付译者翻译），剩下10元还要应对出版方的人力与租房开支，“这样下去，出版怎么有后劲？结果就是新书规模大幅减小，读者可选择的空间大大减小。”

## 为什么卖不动了？

长期从事外国文学引进出版的群岛图书出版人彭伦观察到外国文学的整体销量也在下降。“好在，外国文学比较小众，目标读者群一直比较清晰。”

从读者层面，彭伦认为图书市场的下滑与人们的整体消费变化相关，而且图书——尤其是文学图书本身就不是生活必需品，

对很多人而言是“可买可不买”；其次，人们的消遣习惯也正在改变。比起读书，越来越多的人似乎更愿意把时间花在看短视频这种不要钱的娱乐方式上，连看电影都嫌太长了。

赵文也认为大家的消费意愿在改变。比如演唱会经济很火热。人们追求即时的快乐，而文学阅读这种需要安静下来、有难度的方式就会被舍弃掉。

## 出版人能做什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表示，文学图书市场可以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新书，一部分是再版书。他直言今年上半年的新书市场确实不尽如人意，新书里的“爆款”越来越少，像是2017年《人民的名义》十天之内发行100万册，这些年都不再有。“我知道的今年的‘爆款’新书，就是刘楚昕的《泥潭》和毕淑敏的《昆仑约定》。”

至于再版书，韩敬群直言，一家出版社如果想在文学市场稳定地有所作为，恐怕“家底”非常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从当代新书里积累下好的作品，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比如初版于2021年的黎紫书的《流俗地》在今年实现了爆破式增长，在上半年加印了7万册。

“我们说最好的文本，和最好的市场，一直是两个概念。”韩敬群说，“作为出版人，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选出最好的文本，让它触达更多读者，并让它沉淀下来，在漫长岁月里延续生命力。”

据澎湃新闻

## 新书架

### 《在场证明》

战玉冰/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共收录13篇中国当代悬疑推理小说家、话剧导演、电影编导、游戏设计师等不同领域创作者的访谈文章，兼顾本格解谜、法医刑侦、硬汉侦探、历史悬疑、幽默推理、密室犯罪与谍战想象等多种风格类型，试图借此呈现出中国当代悬疑推理文化发展的复杂和多元面貌。作者战玉冰，复旦大学中文系青年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侦探小说史、类型文学与大众文化等。著有《现代与正义：晚清民国侦探小说研究》和《民国侦探小说史论（1912—1949）》。



### 《挂在墙上的弦子》

刘庆邦/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刘庆邦被誉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挂在墙上的弦子》是刘庆邦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集，收录由作家本人编选的9个已发表但尚未结集的小说新作。这些作品接续了沈从文和汪曾祺等大师遗留的文学传统，是对豫东农村和矿区生活的诗意描写。作家用质朴的文字展示了平凡人物背后温柔而丰富的精神世界，记录着我们日常生活中正在消逝的传统与人情之美。



### 《唐人街上的女人们》

顾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唐人街这个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元素的华裔聚居地为背景，通过对主人公米娅及其与父母、邻里、同学、情人、同事等多种关系的书写，探寻在美国生活、工作的新一代华裔女性的成长和自我救赎之路。她们的理想与奋斗，失落与局限，跌倒后的反思、警醒与认知，都在故事中得以体现，尤其是主人公米娅的形象，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在二十一世纪成长并立足于美国社会的华裔女性内在的精神状况与所面对的现实世界。作者顾艳，一级作家，文学博士，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已出版著作32部。



# 一地霜白，半生疼痛

——读陈年喜的《一地霜白》有感

□木兰花

当指尖抚过《一地霜白》冷冽的封面，仿佛触到了陈年喜半生凝结的寒霜。腰封明暗对比的肖像图，恰似他矿工生涯的岁月底片——一半沉入阴影，一半朝向微光。

这位从五千米矿洞深处走来的作家，用沾满粉尘的笔记录下生命的卑微与脆弱。书中既有对贫瘠故乡的风物记忆，也有对鲜活生命的深情记录。那些文字仿佛还带着爆破的余震，带着工友们最后的体温，为我们掀开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遗忘的世界。这本荣获第五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实力奖的作品，不仅是他个人苦难的独白，更是一曲献给底层劳动者的悲壮赞歌。

新婚不久，陈年喜便把自己的性命押在爆破工的职业上，而每一次的引爆都可能是永别。震耳欲聋的轰鸣声，瞬间崩塌的岩石，他见证过如微尘般消逝的生命，亲历过生死悬于一线的瞬间。在阴暗潮湿的矿道里，陈年喜以炸药箱为纸，将诗稿铺作床垫，他用文字对抗着无尽的孤独与苦闷。他在黑暗的世界里记录着生命的阵痛。

他和那些南腔北调的工友像无根的浮萍，被命运裹挟着向前，却始终保持着最朴素的善意与坚韧。他曾在文字中写“车站就像是一位生硬的没有情义的房东”。这简单的比喻，道尽了漂泊者无处安放的苍凉。每到此时，陈年喜会特别留意那些同样漂泊的陌生人，他深知他们人生不知归路的迷茫与无助。在车站偶遇青年小淘，将手串赠予他，而年轻的生命却葬身于矿难。

踏遍山河万里，尝尽人间疾苦。这样的人间悲剧，在矿山深处不断地重演。山崩地裂的刹那，有人化成了灰烬；浓烟弥漫的矿道，有人中毒身亡；陡峭险峻的山势，有人坠入深谷……无数的生命在这样的宿命里轮回。

陈年喜一次次死里逃生，而命运的齿轮依然无情地碾过他的血肉之躯，粉尘扎根于他的肺叶，爆破声震聋他的右耳，金属支撑他变形的颈椎，那些渗入骨缝的疼痛，在命运的褶皱里凝结成永恒的血泪。

陈年喜的文字，以矿工特有的粗粝质感，在苦难的裂隙里开

出了诗意的花。那些在生死挣扎中淬炼的文字，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的悲剧，那是对生命尊严的深情礼赞。那些深埋于矿洞与荒野的灵魂，在作者的文字里得到了重生。这也时刻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诞生在生活的最深处；而最动人的生命故事，往往隐藏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

正是对文学的这份执着追求，成为了照亮陈年喜生命隧道的希望之光。这束光最终带他穿越幽暗的矿洞走向了哈佛大学的讲台，登上了央视的舞台，让更多的人听见了那些沉默者的声音。掩卷沉思：《一地霜白》带给我们的除了震撼与感动，更多的是对生命价值的重新审视。倘若命运给陈年喜另一种人生的选择，以他的才情，是否能够替他去抵挡半世的霜雪？那些流淌于纸页的文字，是否能够护他在岁月的洪流中安然无恙？

我在海边读书

Enjoy Reading Enjoy Sea